

《东国正韵》与《蒙古字韵》韵书性质与研究方法^{*}

安英姬
云南民族大学, 中国

1. 前言

《东国正韵》（1448）是一本李氏朝鲜在创制新文字颁布《训民正音》之后编撰的第一部汉字音韵书。《蒙古字韵》是一本十三世纪中国元朝创制蒙古新文字八思巴字后编撰的韵书。两本韵书均为在当时的政府支持下由官方颁布创制新文字，并使用新文字来进行汉字对音的韵书，具有非常相似的历史背景。八思巴字是表音文字，《蒙古字韵》上的八思巴字对音资料对构拟当时十三世纪元代汉语音提供了各种语音信息，具有宝贵的研究价值。但是，研究《东国正韵》往往以同样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通过同为表音文字的韩文对音来力求十五世纪的汉语音的特征。而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要阐明《东国正韵》和《蒙古字韵》是两本不同性质的韵书，并且将进一步讨论不同性质的韵书应采取不同的各自相应的研究方法。

^{*} 本文得到了中国 2020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蒙古字韵》和《东国正韵》研究”（20BYY184）的资助，系其阶段性成果之一。

2. 两本韵书的性质区别

2.1 《蒙古字韵》的“译音”性质

《蒙古字韵》分上、下两卷，一共有 15 个韵部，即东部、庚部、阳部、真部、寒部、先部、侵部、覃部、萧部、尤部、支部、佳部、鱼部、歌部、麻部等。每个韵部按照八思巴字对音的类型再分若干个韵类，每个八思巴字都代表一个小韵并收了与其语音对应的汉字，除了极个别以外大部分字都没有字义解释，即使有的几个字义解释也一两句带过非常简单。所收汉字，平、上、去、入四个声调俱全，这与按照声调分卷、小韵只收一个声调的传统韵书不同。元代《古今韵会举要》（1296）上记录了“蒙古字韵音同”，《古今韵会举要》又是由黄公绍对熊忠的《古今韵会》（1292）进行重新简要梳理的，这说明了《蒙古字韵》的编撰时间不晚于 1292 年。

《古今韵会举要》的编撰体系与传统韵书一样，并且基本按照了平水韵系统，但是此外还有一套字母韵系统反映了当时的语音特征。董同龢（1965）认为《古今韵会举要》的字母韵系统反映的是从中古汉语到近代汉语的过渡时期的语音特征。而这字母韵系统恰恰又与《蒙古字韵》的八思巴字韵类系统几乎相同，下面就将两本韵书进行一下比较。

表 1 《古今韵会举要》字母韵和《蒙古字韵》韵类比较¹

韵尾	《古今韵会举要》				《蒙古字韵》				
	个	字母韵			个	韵类			
-ŋ	14	捩韵 公韵 莊韵 黃韵	京韵 弓韵 岡韵 兄韵	經韵 雄韵 江韵	行韵 泓韵 光韵	14	捩类{hin} 行类{eiŋ} 雄类{üŋ} 岡类{aŋ} 黃类{oŋ}	京类{iŋ} 公类{uŋ} 泓类{yŋ} 江类{eŋ} 怳类{yŋ}	經类{eiŋ} 弓类{üŋ} 莊类{haŋ} 光类{yŋ}
-n	17	根韵 鈎韵 韃韵 官韵 雲韵	欣韵 筠韵 堅韵 涓韵	巾韵 干韵 賢韵 卷韵	昆韵 间韵 關韵 分韵	15	根类{hin} 昆类{un} 幹类{an} 堅类{en} 官类{on}	緊类{ein} 鈎类{ün} 間类{en} 賢类{eən} 涓类{yən}	巾类{in} 筠类{yn} 韃类{èn} 關类{yan} 卷类{ön}

¹ 《蒙古字韵》各韵类所收字一般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均收，但是有一部分韵类只收入声字。《古今韵会举要》按照传统韵书的编撰方法以平（上、下）、上、去、入声调的顺序排列和分卷，每个声调都相应的字母韵，但是入声字母韵不像中古音系统一样与阳声韵相配，相对独立。所以此表字母韵为平赅上、去，不包括入声，入声字母韵只列出了与《蒙古字韵》入声韵类相对应的。

韵尾	《古今韵会举要》		《蒙古字韵》		
	个	字母韵	个	韵类	
-m	9	簪韵 金韵 歆韵 箝韵 甘韵 兼韵 杵韵 緘韵 嫌韵	8	簪类{him} 箝类{em} 甘类{am}	金类{im} 兼类{em} 緘类{iam} 歆类{eim} 杵类{eem}
-w	11	鉤韵 鳩韵 樛韵 驕韵 驍韵 哀韵 高韵 交韵 郭 _入 韵 獲 _入 韵 浮韵	12	鉤类{hiw} 驕类{ew} 高类{aw} 獲 _入 类{uew}	鳩类{iw} 驍类{ew} 交类{iaw} 浮类{ow} 樛类{eiw} 哀类{uw} 郭 _入 类{uaw} 實类{o•o}
-j	14	賁韵 羈韵 鷄韵 嬌韵 麾韵 規韵 孤韵 居韵 惟韵 佳韵 該韵 乖韵 克 _入 韵、墨 _入 韵	13	賁类{hi} 嬌类{ue} 居类{ü} 該类{iaj} 墨 _入 类{ij}	羈类{i} 規类{üe} 惟类{ui} 乖类{uaj} 鷄类{ei} 孤类{u} 佳类{aj} 克 _入 类{hij}
-ø	10	遮韵 迦韵 癩韵 玦 _入 韵 歌韵 戈韵 牙韵 嘉韵 瓜韵 嗟韵	9	遮类{e} 玦 _入 类{ue} *牙类{a}	*迦类{ê} 歌类{o} 嘉类{ia} 癩类{ue} 戈类{uo} 瓜类{ua}

如上表，除了一部分地方有些不同，基本上一致。不仅如上《古今韵会举要》的字母韵与《蒙古字韵》的韵类基本相同，更是具体所收汉字也几乎相同。因为篇幅的问题

表2 《古今韵会举要》字母韵和《蒙古字韵》韵类收字情况比较

键字母韵《古今韵会举要》		键类《蒙古字韵》	
声母	收字	八思巴字	收字
见	(㊦卷 6:12a) 键(㊦卷 14:6b) 寒寒(㊦卷 21:4b)建	𐰽𐰺𐰍 gèn	(卷下:9a)㊦撮键 ㊦寒寒 ㊦建
溪	(㊦卷 6:12b)愆寒寒寒寒寒	𐰽𐰺𐰍 khèn	(卷下:9a)愆寒寒寒寒寒 ㊦譴遣
群	(㊦卷 6:12b)乾虔(㊦卷 14:7a) 键键键键件(㊦卷 21:4b)健健	𐰽𐰺𐰍 kèn	(卷下:9a)㊦乾虔 ㊦件键键键件 ㊦健健
疑	(㊦卷 6:5b)焉焉焉(㊦卷 14:1a) 嚙嚙嚙嚙(㊦卷 22:8a) 彦彦彦彦	𐰽𐰺𐰍 ngèn	(卷下:9a)㊦言焉焉 ㊦嚙嚙嚙嚙 ㊦彦彦彦彦
喻	(㊦卷 6:13a)妍妍(㊦卷 6:17b)延延延延延延延(㊦卷 14:10a) 演衍衍衍衍衍(㊦卷 22:4a)衍羨	𐰽𐰺𐰍 yèn	(卷下:10a)㊦延延延延延延延妍妍 ㊦演衍衍衍 ㊦衍羨
堅字母韵《古今韵会举要》		堅类《蒙古字韵》	
声母	收字	八思巴字	收字
見	(㊦卷 6:1b)堅研研研研研(㊦卷 14:1a) 蘭𦨭(㊦卷 22:1a)見	𐰽𐰺𐰍 gen	(卷下:10a)㊦堅肩研研研研研研 ㊦蘭𦨭 ㊦見
溪	(㊦卷 6:2a)牽开𦨭𦨭𦨭(㊦卷 14:1a) 遣(㊦卷 22:1a) 倪	𐰽𐰺𐰍 khén	(卷下:10a)㊦牽开𦨭𦨭𦨭 ㊦遣 ㊦倪
曉	(㊦卷 21:4b) 獻憲	𐰽𐰺𐰍 hen	(卷下:10b)㊦軒掀憲 ㊦憲顯 ㊦獻憲

韃字母韵《古今韵会举要》		韃类《蒙古字韵》	
声母	收字	八思巴字	收字
影	(㊦卷6:5b)焉薦鄢(㊦卷21:4b)堰	𐰣𐰆𐰏 'en	(卷下:11a)㊦焉薦媽鄢 ㊦偃鷗鷗鰓 ㊦堰
影	(㊦卷6:5b)煙軟燕咽殷(㊦卷22:3b)宴燕醺	𐰣𐰆𐰏 yen	(卷下:11a)㊦煙烟燕咽咽 ㊦宴燕薦醺嚙
賢字母韵《古今韵会举要》		賢类《蒙古字韵》	
声母	收字	八思巴字	收字
匣	(㊦卷6:19a)賢磬弦絃絃絃(㊦卷14:11a)峴峴峴(㊦卷22:12a)見	𐰣𐰆𐰏 eèn	(卷下:12a)㊦賢弦絃絃絃 ㊦峴峴峴 ㊦見現

可见《古今韵会举要》和《蒙古字韵》的关系，就如同明代韵书《洪武正韵》（1375）与朝鲜《洪武正韵译训》（1455）的关系一样，一个是汉语韵书，另一个是对其汉语韵书的民族语文字译音。总的来说，《蒙古字韵》的韵书性质可谓“译音”。

2.2 《东国正韵》的“借音”性质

《东国正韵》分六卷，一共有 91 个韵，一个韵可收多个汉字音韵类，汉字音使用朝鲜语文字注音。《东国正韵》在韵书编纂的体制上与《蒙古字韵》非常相似，首先《东国正韵》也是汉字同时收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字，也没有字义解释，大体上与《蒙古字韵》的体制很相似。但是其实文献记载上与《东国正韵》具有密切关系的是《古今韵会举要》，朝鲜王朝实录上记载世宗曾命翻译中国韵书《古今韵会举要》，之后不久《东国正韵》就问世。因此《东国正韵》的研究初期一般都集中于探索与《古今韵会举要》的关系上，下面的就是两本韵书的韵系对比：

表 3 《古今韵会举要》字母韵和《东国正韵》韵目比较

韵尾	《古今韵会举要》		《东国正韵》	
	个	字母韵	个	韵目
-ŋ	14	捩韵 京韵 經韵 行韵 公韵 弓韵 雄韵 泓韵 莊韵 岡韵 江韵 光韵 黄韵 兄韵	7	捩韵 觥韵 肱韵 公韵 江韵 弓韵 京韵
-n	17	根韵 欣韵 巾韵 昆韵 鈞韵 筠韵 干韵 间韵 韃韵 堅韵 賢韵 關韵 官韵 涓韵 卷韵 分韵 雲韵	5	根韵 昆韵 干韵 君韵 韃韵
-m	9	簪韵 金韵 欽韵 箝韵 甘韵 兼韵 杅韵 緘韵 嫌韵	8	簪韵 箝韵 甘韵
-w	11	鉤韵 鳩韵 樛韵 驕韵 驍韵 哀韵 高韵 交韵 浮韵	12	高韵 鳩韵

韵尾	《古今韵会举要》				《东国正韵》	
	个	字母韵			个	韵目
-j	14	賁韵 羈韵 鷄韵 嬌韵 麾韵 規韵 孤韵 居韵 惟韵 佳韵 該韵 乖韵	9			賁韵 傀韵 佳韵 嬌韵 鷄韵 孤韵 歌韵 拘韵 居韵
-ø	10	遮韵 迦韵 癸韵 歌韵 戈韵 牙韵 嘉韵 瓜韵 嗟韵				

上表中可看出《东国正韵》的韵名受了《古今韵会举要》字母韵的影响，并且似乎相比字母韵系统精简了不少。俞昌均（1965：126）认为《东国正韵》韵目上采用的字与字母韵一致，说明《东国正韵》的编纂与《古今韵会举要》的字母韵性质完全相同。李贤善（2007）说《东国正韵》只是把《古今韵会举要》的小韵进行了重新排列而完成的。但是，如果再仔细观察其收字的中古来源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赵云成（2010）进行了《东国正韵》和《古今韵会举要》两本韵书的比较，具体内容如下：（为了减少篇幅，以-ŋ 韵尾字为例）

表 4 《东国正韵》韵目与《古今韵会举要》字母韵收字比较

韵目	韵类	字母韵	中古音	
扼	ㄱ	扼 京 經 公	登開 蒸開 蒸開 登開	牙、舌頭、重脣、齒頭、喉、來 牙、齒、影、喻、來 曉 重脣
	ㄴ	京	蒸開	舌上、重脣、正齒、日
	ㅇ	扼 公 經 行 京	庚 2 開、耕開 庚 2 開、耕開 庚 2 開 庚 2 開、耕開 耕開	舌、重脣、正齒、來 重脣 牙 喉 喉
觥	ㄱ	公 泓	登合、庚 2 合、耕合 耕合	牙、喉 喉
肱	ㄱ	公	登合	牙、喉
公	ㄱ	公 弓	東 1, 東 3、冬、鐘 鐘	牙、舌頭、重脣、齒頭、喉、來 牙、喉
	ㄴ	公 弓	鐘 鐘	舌上、正齒 齒頭、喉、來、日
江	ㄱ	岡 江 庄	唐開、江、陽開 江、陽開 陽開	牙、舌、脣、齒頭、喉、來 牙、喉 正齒

韵目	韵类	字母韵	中古音	
	ㄱ	岡 江	陽開 陽開	舌上、正齒、喉、日 齒頭、喉、來
	ㄱ	光 黃 江	唐合、江、陽合 唐合 唐合、陽合	牙、舌上、正齒、喉、來 喉 喉
弓	ㄱ	弓 雄	東 3 東 3	牙 喉
	ㄱ	公 弓	東 3 東 3、鍾	舌上、正齒 舌上、齒、喉、來、日
京	ㄱ	京 經 行	庚 3 開、清開、青開、耕開 耕開、清開、青開、庚 2 開 青開	牙、舌、重脣、齒、喉、來 牙、舌上、喉 喉
	ㄱ	雄 弓 公 兄	清合、青合 庚 3 合、清合 清合 庚 3 合	牙、喉 牙、齒頭、喉 喉 喉

如上图,《东国正韵》的分韵并非对《古今韵会举要》小韵简单的合并。如李贤善(2007: 54、104)说《东国正韵》掇韵‘ㄱ’类汉字音收入的汉字来自于《古今韵会举要》的掇字母韵和京字母韵,是由这两个字母韵字合并而成。然而如上表《古今韵会举要》掇字母韵字《东国正韵》除了掇韵‘ㄱ’类,还如掇韵‘ㄱ’类,京字母韵则掇韵‘ㄱ’类、‘ㄱ’类、‘ㄱ’类意外还入京韵“ㄱ”类。赵云成(2010: 217)也指出前人研究不少缺乏具体的语音分析,并认为《东国正韵》和字母韵的对应关系很负杂,无法以简单的韵字合并来解释。早前李东林(1970:80-87)、权赫峻(1997:16-19)等也都表示,《东国正韵》不反映《古今韵会举要》的字母韵系统。

李贤善(2007)还提出《东国正韵》也有一定的继承了《蒙古字韵》,从韵书编撰上受其影响是肯定的,但是上文已经讨论过《蒙古字韵》与《古今韵会举要》的音系基本相同,也说明《东国正韵》和《蒙古字韵》的音系也是不同的。王玉枝(2008)就曾考察了《东国正韵》和《蒙古字韵》两者之间的音系关系,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俞昌均(1966)又提出《东国正韵》的韵目可能是根据《古今韵会举要》的反切下字为依据的。赵云成(2010b)把《东国正韵》91个韵和各种汉字音韵类与《古今韵会举要》通过反切系联得出的296个韵类进行了一一比较,最终结果是两者音系完全不同。那么《东国正韵》到底反映了什么音系呢?

慎庸权(2003: 197)认为《东国正韵》的韵名依据了《古今韵会举要》,说明当时《东国正韵》的编撰者对《古今韵会举要》的字母韵系统的

存在和特征是非常了解的，但是在这基础上它实际反映的是当时的传承汉字音。与此相同观点的研究还有姜信沆（1997）、权赫峻（2001）、林茶英（2010）、赵云成（2011）、Fukui Rei(2012)等。也就是说，《东国正韵》地韵书编撰上，收录的汉字取自《古今韵会举要》，而韵书体制则参考了《蒙古字韵》，而其音系反映的是传承汉字音。下面将《东国正韵》与传承汉字音进行，比较如下：

表 5 《东国正韵》和中世韩语时期传承汉字音的比较

正韵	韵	传承汉字音	
		一致	不一致
韃 ㄸ/ㅌ	山開三元	韃(건)建(건)言(언)偃(언)堰(언)軒(헌)獻(헌) 藩(번)翻(번)煩(번)伐(벌)歇(헐)	反(반)販(판)飯(반) 晚(만)萬(만)訐(알) 竭(갈)髮(발)靺(말) 謁(알)
	山開三仙B	愆(건)乾(건)彥(언)焉(언) 傑(걸)藁(얼)	譴(건)子(헐)
韃 ㄸ/ㅌ	山開三仙A C1	遣(건)展(던)纏(던)鞭(편)變(변)篇(편)便(편) 煎(전)箭(전)遷(전)淺(전)錢(전)踐(전)賤(전) 獮(선)線(선)羨(선)鱣(전)戰(전)闡(전)羶(전) 扇(선)善(선)煙(연)延(연)演(연)連(련)輦(련) 然(△ ㄷ ㄴ)	
	山開三仙B C2	卞(변)別(별)哲(털)徹(털) 掣(털)	
	山開四先	堅(건)蒹(건)見(건)妍(연)顛(던)典(던)天(던) 田(던)電(던)年(년)邊(변)片(편)眠(면)麪(면) 緜(면)免(면)面(면)箋(전)薦(전)千(천)淺(전) 蒨(전)前(전)先(선)霰(선)宴(연)顯(현)賢(현) 峴(현)見(현)硯(연)蓮(련)結(걸)挈(헐)鐵(털) 湮(닐)節(절)切(절)截(절)	

其实《东国正韵》汉字音的有几个特征明显区别于传承汉字音，比如上表的入声韵尾-ㅌ与传承汉字音的入声韵尾-ㄷ对应，虽然两种记音不同，但是

是音系上两者位置是相同的。除了这一问题，再看上表《东国正韵》和传承汉字音的基本上一致例多于不一致的例子。即使不一致的例子，其实也能找出一定规律，比如《东国正韵》ㄸ/ㅌ收入的元音字，传承汉字音为“ㅌ”元音；仙韵 B 类字的传承汉字音为“ㄷ”元音，而这些汉字音的区别多跟汉字音借入的时间层次有关。总体上，《东

《东国正韵》是基本上以传承汉字音为基础，但是根据音韵学原理上的一些理论进行了一些结构上的调整而已，从音系性质的角度上来看，两者是一样的。

通过以上内容的考察，可认定《蒙古字韵》和《东国正韵》两本韵书的性质是不同，我们把前者为“译音”，后者为“借音”来区别。“译音”和“借音”的主要区别在于“译音”是共时性的一种语音对应，“借音”是多个时期的语音对应积累起来形成，具有历时性的特征。既然两本韵书的性质的不同，那么两者韵书的语音研究也应该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下面将就重点放在前人研究的一些问题的新的研究方法探索的角度上进行一些讨论。

3. 两本韵书不同的研究方法

3.1 《蒙古字韵》八思巴字的转写问题与研究方法

关于《蒙古字韵》的八思巴字，前人研究多视为汉语拼音一样。而我们在上一章内容里讨论过《蒙古字韵》的韵书性质是译音，译音和汉语拼音是不一样的。译音是两种语言的语音对应，民族文字注音是有民族语背景的，而拼音则没有这种语言背景，即虽然字母来取自英文字母，但是以此无法书写英语的。因此，《蒙古字韵》的八思巴字虽然为汉语注音，但是不能不考虑其语言背景蒙古语的影响，特别是转写的问题。

《蒙古字韵》上有个“此七字归喻母”，表示元音字母，如果按照蒙古语八思巴文的转写，依次为， $\text{ᠪ}\{i\}$ 、 $\text{ᠨ}\{u\}$ 、 $\text{ᠮ}\{e\}$ 、 $\text{ᠬ}\{o\}$ 、 $\text{ᠯ}\{e\}$ 、 $\text{ᠨ}\{u\}$ 、 $\text{ᠯ}\{i\}$ 。其中，最后两个 $\text{ᠨ}\{u\}$ 、 $\text{ᠯ}\{i\}$ 为半元音，一般与汉语的介音对应。而，对《蒙古字韵》以上字母表的转写，就以上七个元音字母，杨耐思、照那斯图(1987: 8)的《蒙古字韵校本》中的转写与蒙古语八思巴文的转写，有些出入。38号字母 ᠮ 的拉丁转写为 e，40号字母 ᠯ 拉丁转写为 é。这与中古蒙古语八思巴文 $\text{ᠮ}\{e\}$ 与 $\text{ᠮ}\{e\}$ 的转写，正好相反。这并不是单纯的笔误，之后的大部分《蒙古字韵》研究者都遵循了这一转写方法。麦耘(1995)、郑张尚芳(1998)、李庚姬(2007)、陈鑫海(2008)、宋洪民(2013)等。这一种转写法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龙果夫(1930，罗常培、蔡美彪 1959/2004 转载)就已经开始了。文中说，“八思巴文 ᠮ 当作主要元音，还是仅仅的单做形容后边的元音用，我都把它写作 é”。

在有关汉语八思巴文研究中，之所以把𑖀转写为 *è* 的理由，有以下几个原因。麦耘(1995: 2)和郑张尚芳(1998: 542)等认为在《蒙古字韵》的八思巴字母表中，其 7 个元音字母的排列𑖀(*è*)正好排在四个元音 *i*、*u*、*e*、*o* 和表示介音的 *ü* 和 *ĩ* 的中间，因此可能前四个字母表示元音，后三个字母表示汉语介音。介音是汉语音节结构中的一部分，汉语音节中的韵母由韵头(介音)、韵腹(主要元音)、韵尾(元音韵尾、辅音韵尾)三个部分组成。如果以汉语音节结构的角度来看，八思巴字母𑖀与正好与汉语韵头(介音)对应。例如，《蒙古字韵》中八思巴字𑖀𑖀𑖀收入的汉字“墟祛裾”等的近代汉语音为 *k'iu*。八思巴字𑖀𑖀𑖀中的第一个字母𑖀与汉语声母 *k'* 对应，第二个字母𑖀与介音 *i* 对应，第三个字母𑖀与元音 *u* 对应。在对𑖀的{*è*}转写问题上，又是众说纷纭，比如杨耐思(1986/2012: 101-102)认为𑖀(*è*)不作为代表一个元音而是作为一种区分标志，是用来标志四等的。麦耘(1995: 2)把𑖀(*è*)拟为 *i*，认为𑖀(*è*)在译写汉语时有两个用途，一个表示介音，另一个是表示它后面的元音窄化(较闭)。龙果夫(1930，罗常培、蔡美彪 2004: 187-188、201-202)则认为𑖀(*è*)有领音和非领音的两种不同的用法。*è* 在 *-èi-* 是非领音的，而在 *-è*、*-èm*、*-èn* 等是领音的。做为非领音的 *-èi-* 时，他发现在八思巴碑文里与声母的结合中具有 *[g、k'、k、h+i、im、iŋ]* 和 *[g、k'、h+èi、èiŋ]* 的对立。并且前者 *[g、k'、k、h+i、im、iŋ]* 的结合中声母都是 *j* 化的舌根声母，而后者 *[g、k'、h+èi、èiŋ]* 的结合中声母为纯舌根声母。因此𑖀(*è*)是用来区别是否 *j* 化声母的。

总的来说，八思巴文的研究往往分为蒙古语八思巴文与汉语八思巴文来进行研究，并且导致其八思巴文的转写不同，特别是以八思巴文来为元代汉语拟音。关于利用八思巴字构拟元代汉语的研究方法，安英姬(2020)认为首先，八思巴字转写统一改为蒙古八思巴字的转写方法；其次，因为《蒙古字韵》与《古今韵会举要》的音系相近，可视为从中古汉语到近代的过渡期，从汉语发展史的角度上重新构拟一套汉语音。下面将举一些例。

中古来源	蒙韵	近古	中原	LU	Y	LI	近代
山開三元* <i>ĩɾn</i> (喉)、山開三仙A B* <i>ien</i> /* <i>ien</i> (清音)、山開四先* <i>en</i> (牙喉)	先\堅类 <i>en</i> [en]	* <i>ien</i>	先天	* <i>ien</i>	* <i>ien</i>	* <i>ien</i>	* <i>ien</i>
山開三元* <i>ĩɾn</i> (牙)、山開三仙AB * <i>ien</i> /* <i>ien</i> (濁音)、山開四先* <i>en</i> (唇 舌齒)	先\鍵类 <i>èn</i> [ɪn]	* <i>ien</i>					

山開四先*en[匣]	先\賢类 eən[ein]	*ien					
------------	---------------	------	--	--	--	--	--

如同上表，研究《蒙古字韵》结合了中古音和近代音，从语音发展史的角度上结合了八思巴字来重新构拟了近古即元代汉语。并且八思巴字包括转写与音值，转写是按照蒙古八思巴字的转写系统，音值是按照当时的中古蒙古语音，即 e[e]、è[ɿ]。八思巴字 è 多汉语重组 B 类等字对应，如果音值根据蒙古语为[ɿ]的话则更容易解释。根据从中古音到近代音的发展过程来看，八思巴字 en [en]、èn[m]、eən[ein]对应的元代汉语可构拟为*iɛn、*iɛn、*ien。再举一个例子。

中古来源	蒙韵	近古	中原	LU	Y	LI	近代
通合三東*iuŋ鐘*ioŋ(牙喉精来日)、梗合三庚*wiæŋ清*iwɛŋ	東\弓 üŋ[ʉŋ]	*iuŋ	庚青	*iu(ə)ŋ	*iuŋ	*iung	*iuŋ
梗合三清*iwɛŋ(牙喉)、梗合四青*weŋ(牙喉)	庚\雄 üŋ[ʉŋ]	*iuəŋ					

蒙韵这两个韵类比较特殊，使用了同一个八思巴字母。照那斯图、杨耐思（1987）怀疑庚部雄类八思巴字是 iuŋ 的讹误，但又不能确定，所以转写为“èuŋ~iuŋ(?)”本文 èuŋ 转写为 üŋ。并且说明，“可见这类字再当时读音起了变化，八思巴字对音可能反映了这种音变，但是又拘泥于旧的分韵系统，不敢贸然归入东韵部”。陈鑫海（2008：31）也认为是拘泥于旧韵书的分韵框架，因此做韵母归并时应按照一类处理。但是如果从译音语言接触的角度来看，它们的近古汉语可能是有一定语音区别的，只是蒙古语无法分辨其语音区别只能用同一个八思巴字来对音而已。结合汉语音发展，蒙韵東部弓类 üŋ 的近古汉语音拟为*iɛuŋ，庚部雄类 üŋ 的近代汉语拟为*iɛuəŋ。

3.2 《东国正韵》共时性对音问题及研究方法

《东国正韵》研究领域上最大问题是对其汉字音等同于《蒙古字韵》从共时性的层面上进行研究。上文中已说到《东国正韵》的汉字音基于传承汉字音，属于“借音”，而这“借音”是具有历时性的，不能同于共时性“译音”的研究方法。但是有不少研究以同样的方法进行《东国正韵》的语音分析。

崔鹏（2012）对《东国正韵》与《古今韵会举要》进行了比较分析，似乎与韩国初期阶段的研究特别是权赫峻（1997）等系列的研究的方法和角度相似。而问题是，崔鹏（2012）从一开始就直接根据前人研究建立了《东国正韵》的语音系统，并且主要依据为现代韩语读音，与其拟音系统与《古今韵会举要》进行了语音比较研究。金禾（2018）则以声母为例，对《东国正韵》声母系统中古音来源进行了考察，但是其研究目的为了分析汉语音的发展。金禾（2018：10）说，“缕析《东国正韵》体现的汉语中古到近代的语音演变脉络，确立中古的音韵地位，借此来探寻它们在明代时期的分合情况，便于发现演变的规律”。还有孙莹（2017）也进行了《东国正韵》与《洪武正韵》的比较研究。以上这些研究的根本问题在于把《东国正韵》汉字音的性质等同于汉语音，至少等同于《蒙古字韵》一样的“译音”。上文我们已经强调过《东国正韵》是基于传承汉字音的，是韩国汉字音韵书，具有“借音”性质，历时性特征。它与汉语韵书《古今韵会举要》的韵书性质不同，更不代表明代汉语音系。

之所以“借音”具有历时性，是因为其借音音系已经接近了母语，具有了一定的稳定性，因此借音是不能与借出语进行比较研究的。借音是要通过历史层次分析发，找出历史汉语和历史朝鲜语的对音规律，为朝鲜语的语音提供更多的语音信息。对借音即汉字音的研究方法，安英姬（2015）提出如下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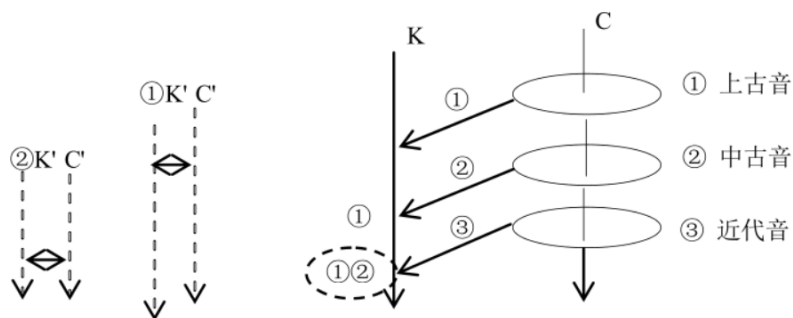


图1 朝鲜语汉字音的历史层次分析法

上图的 K 表示朝鲜语，C 表示汉语。当汉语史中不同时期汉语音借入到朝鲜语处于借入过程中的为“译音”，而已借入到朝鲜语系统里产生层次的则为“借音”。中古音时期借音会留下上古音层次①，近代音时期则留下上古层次①和中古音层次②的重叠。“借音”可视为借入语朝鲜语和借出语汉语的一个融合体，如左侧的示意图朝鲜语和汉语可进行分离，所谓的分离就是指要剔除朝鲜语的影响方可进行层次分析。当借音已融入朝鲜语一起发展时是会收到朝鲜语本身的一些语音变化，这种变化在层次分析中要剔除出去的。虽然《东国正韵》基于当时的传承汉字音，但是韵书编纂者们还是按照音韵学

理论框架给进行了重新梳理，导致了似乎有些不符实际的音系特征。其实这种操作实际是一种剔除朝鲜语影响的一种过程，反而为汉字音的层次分析带来了更多方便。

按照以上研究方法理论将以“·、一、丨”元音进行层次分析。在具体进行层次分析之前要对各对应层次关系进行规定。先看汉语史，上古音根据郑张尚芳（2003）殷商时期为上古音前期，周代为中期，秦代、汉代、魏代为后期，其中后期可看作从上古音到中古音的过渡期。中古音则根据卖耘（2002）始于五世纪初南北朝时期到十二世纪北宋时期，即以唐宋时期为主，以 8 世纪中叶中唐时期为界，分前期和后期。中古音之后可大体看作近代音，而按照董同龢（1965）认为《古今韵会举要》（1296）是从中古音到近代音的过渡期韵书，也可称为近古音。从汉语和朝鲜语的接触历史上看很难追溯到秦代以前，最早也在上古音后期。本文所指上古音层次，基本时期上古音后期。依次分层次，后期上古音对应为 a 层；中古音对应为 b 层，其中前期中古音层次为 b₁ 层，后期中古音层次为 b₂ 层；近代音包括近古音合为 c 层。

汉语史	上古音			中古音		近代音	
	前期	中期	后期 (过渡)	前期	后期	近古音 (过渡)	近代音
	殷商	周	秦漢魏	南北朝-中唐	中唐-北宋	元	明清
		诗经		切韵系韵书	韵图	韵会 蒙古字韵	中原音韵
层次			a 层	b ₁ 层	b ₂ 层	c 层	

本文的《东国正韵》韵字资料参考了赵云成（2011），上古音构拟系统结合了郑张尚芳（2003）和潘悟云（2000），稍做了一些变动，具体变动内容将会文中解释。中古音系统基本按照了潘悟云、张洪明（2013），近古音和近代音系统参照了安英姬（2020）。

《东国正韵》汉字音根韵{ʌn}、{in}、{iŋ}所收汉字基本为中古臻摄字，为了便于层次分析先考察以下臻摄字汉语史的发展情况。

表 6 中古臻摄字的汉语史发展

上古音		前期中古音	后期中古音	近古音		近代音
文 部	*ʔun	痕 *ən	臻開痕 *ən	臻開痕	根類 {hin}*ən	眞文 *ən
	*ʔrun	臻 *ɣin	臻開臻 *ɣin	臻開臻(莊母)		
	*run	眞 BC2 *iin	臻開眞欣 *in	臻開眞 A(唇舌齿影喻) 臻開眞 B(唇牙喉) 臻開欣	巾類 {in}*in	眞文 *in
	*uun	眞 AC1 *in 眞 C3 *i(i)in 欣 C3 *i(i)in		臻開眞 A(牙喉) 臻開欣(曉)	緊類 {ein}*iən	

为了便于汉语史拟音的读解，下面重点介绍一下各时期拟音的几个特点。上古音来自中古一等、二等、四等的字郑张尚芳（2003）、潘悟云（2000）等拟为长元音，与其对立的短元音是来自中古的三等韵字，因为短元音更容易产生介音。而 William H. Baxter·Laurent Sagart(2014)提出一等、二等、四等字可能在上古汉语辅音具有咽喉音ʔ的特征，是它阻碍了中古音时期产生 i 介音，而没有咽喉音特征的字进入中古音时期产生介音为三等韵字。后来潘悟云（2014）也接受了这一观点，把原上古音长元音的构拟改为咽喉音特征。这一咽喉特征虽然属于上古音的辅音特征，但是对韵母分类具有密切关系，本文还是把它标了出来，只是用“ʔ”上标记的方法来表示。

前期中古音-ɣ-为二等韵介音，三等韵有两个介音重组 A 类介音-i-和重组 B 类介音-ĩ-。根据权赫峻（2000）三等韵非重组字归为 C 类，再把非重组韵唇牙喉音和知三组、庄组、云母、来母字归为 C2 类，因为它们与重组 B 类字关系密切，介音同于-ĩ-；章组、精组、日母、以母字归为 C1 类，与重组 A 类字关系密切，介音同于-i-。但是根据黄笑山（1996）像知三组、来母等字既与重组 A 类字接触也与重组 B 类接触，趋向不是很明显。本文将这种性质不太明确的归为 C3 类，表示两类介音均可为-ĩ(i)-。中古音二等介音、三等重组 B 类和庄组 C2 类介音都来自上古汉语 r 介音，而知三组、云母、来母以及非重组唇牙喉音，上古汉语无法判断是否有 r 介音，本文将这些字也归 C3 类-ĩ(i)-。

近古音的韵类参照的是《蒙古字韵》（十三世纪），{}是指八思巴字的转写，*是指元代汉语的拟音。例如，“根類 {hin} *ən”，其中“根类”是指韵类名称，“{hin}”是指八思巴字的转写，“*ən”是指元代汉语的构拟。

最后，上表的上古音和前期中古音以及近古音和近代音的关系是相对应联系的，之后后期中古音独立，它们之间的关系使用粗线来表示。虽然近古音相比后期中古音时期晚些，但是作为过渡期难免会出现一些早期的语音相。

以上汉语史拟音的解释也适用于以下其他韵字汉语史的拟音，不再赘述。下面就简单看一下上表中的臻摄字的语音变化。中古汉语臻摄字含有一等痕韵*ən、二等臻韵*ɣin、三等真韵的 B 类和 C2 类*iin、A 类和 C1 类*in、C3

类*ɿ(i)in、欣韵 C3 类*ĩ(i)in 字, 这些字上古汉语全归文 1 部。而其源自中古一等的为*ɿun, 源自二等的为*ɿrun, 源自三等 B 类的为*run, 源自三等 A 类、C1 类、C3 类的为*un。然后看后期中古音, 中古音前期和后期的主要变化在于介音, 四等韵字产生 i 介音, 三等 B 类字介音前化与 A 类介音合并, 并且介音合流促使元音高化, 同入一个摄, 即真韵和欣韵合并为*in。近古音一等痕韵与二等臻韵莊母字入根类, 八思巴字转写为{hin}, 拟音为*ən, 近代音入真文韵*ən。三等韵字分两类, 一类是真韵 A 类牙喉音与臻開欣韵晓母字归紧类, 八思巴字转写{ein}, 拟音为*ien; 另一类其他真韵和欣韵字都归巾类, 八思巴字转写{in}, 拟音为*in。近古音紧类*ien 与巾类*in 近代音合并为一个真文韵*in。

基于以上臻摄字汉语史考察, 下面将对《东国正韵》根韵汉字音{Δn}、{in}、{in}进行以下层次分析。

表 7 《东国正韵》根韵汉字音 ㄣ、ㄣ、ㄣ的历史层次分析

收字	a 层	b ₁ 层	b ₂ 层	c 层	汉字音
(1)臻開痕 見組、透母、影母	*ɿun	*ən	*ən	*ən	根韵 、ㄣ
(2)臻開痕 匣母	*ɿun	*ən	*ən	*ən	根韵 一ㄣ
(3)臻開臻 莊組	*ɿrun	*ɿin	*ɿin	*ən	
(4)臻開欣 初母	*run	*ĩin	*in	*in	
(5)臻開欣 見組、影組	*un	*ĩ(i)in	*in	*in	
(6)臻開真 見組部分、曉母、初母	*run	*ĩin	*in	*in	
(7)臻開真 知組	*run	*ĩin	*in	*in	根韵 ㄣ
(8)臻開真 來母	*un	*in	*in	*in	
(9)臻開真 見組部分、影組、以母	*un	*in	*in	*ien	
(10)臻開真 幫組、精組、章組、日母	*un	*in	*in	*in	

首先我们将根据为“、一”洪音, “|”为细音的区别来进行初步的分析。第(1)组一等痕韵字的汉字音韵母为“ㄣ”对应层次是*ɿun(a 层), *ən(b 层、c 层); 第(2)组痕韵匣母字的汉字音韵母为{in}, 对应层次是*ɿun(a 层), *ən(b、c 层); 第(3)组臻韵莊組字的汉字音韵母为{in}, 对应层次是*ɿrun(a 层)、*ɿin(b 层)、*ən(c 层); 第(4)组欣韵初母字的汉字音韵母为{in}, 对应层次是*run(a 层)、*ĩin(b₁ 层); 第(5)组欣韵字的汉字音韵母为{in}, 对应层次是*un(a 层)、*ĩ(i)in(b₁ 层); 第(6)组真韵見組(部分)、曉母、初母字的汉字音韵母为{in}, 对应层次是*ĩin(b₁ 层); 第(7)组真韵知組字的汉字音韵母为{in}, 对应层次是*in(b₂ 层)、*in(c 层); 第(8)组真韵來母字的汉字音韵母为{in}, 对应层次是*in(b 层)、*in(c 层); 第(9)组真韵見組(部分)、

影組、以母字的汉字音韵母为{in}，对应层次是*in(b 层)；第(10)组真韵幫組、精組、章組、日母字的汉字音韵母为{in}，对应层次是*in(b 层)、*in(c 层)。以上对应层次上表用阴影表示。

通过如上研究方法的考察，《东国正韵》汉字音“·、一、丨”元音找出语音对应那个层次如下：

汉字音元音	a 层	b ₁ 层	b ₂ 层	c 层
·丨		*ɣæ	*ɣɛ	
·	*ɽu、*ru	*ə、*ïi	*ə、*ïi	*ə
一	*ɽu、*u、*ɽru、 *ru	*ə、*ɣi、*ïi、 *ïi	*ə、*ɣi	*ə
丨	*i	*ii	*ii	*i

汉字音元音·，复元音时的对应层次为*ɣæ (b₁ 层)、*ɣɛ (b₂ 层)，单元音时对应层次*ɽu (a 层)、*ru (a 层)、*ə (b 层、c 层)、*ïi (b 层)；元音一的对应层次*ɽu (a 层)、*u (a 层)、*ɽru (a 层)、*ru (a 层)、*ə (b 层、c 层)、*ɣi (b 层)、*ïi (b₁ 层)、*ïi (b₁ 层)。元音丨的对应层次*i (a 层、c 层)、*ii (b 层)。可知汉字音元音{ɿ}、{i}均与历史汉语高元音相对应。

4. 结 论

《东国正韵》和《蒙古字韵》两本韵书都是由官方颁布了创制新文字后，使用新文字来进行汉字对音的韵书，具有非常相似的历史背景。但是本文阐明了《东国正韵》和《蒙古字韵》是两本不同性质的韵书。即，《东国正韵》是“汉字音”韵书，《蒙古字韵》是“译音”韵书。因为两本韵书的性质不同，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也都不一样。《东国正韵》是要通过朝鲜语汉字音与汉语史的层次分析，找出精确的语音对应，用于构拟中世朝鲜语；而《蒙古字韵》则是在汉语语音史的发展中通过八思巴字来考察当时汉语的语音面貌，以此来构拟元代汉语。

参考文献

- 黄笑山：中古三等韵*i*介音的前移和保留，《郑州大学学报》，1995年。
- 姜信沆：东国正韵音系的性格, *국어학 연구의 새 지평*, 太学社, 1997年。
- 麦耘：汉语语音史上中古时期内部阶段的划分,《东方语言与文化》东方出版中心, 2002年。
-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年。
- 潘悟云、张洪明：汉语中古音,《语言研究》，2013年。
- 权赫竣：后期中古汉语的音韵系统,《中国语文论丛》，2002年。
- 赵云成：《东国正韵》汉字音的声母和韵母系统研究, 韩国延世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 2011年。
-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年。
- 陈鑫海：《蒙古字韵》韵母系统研究. 北京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2008年。
- 董同龢：《汉语音韵学》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1965年, 2005年 十六版。
- 麦耘：《蒙古字韵》中的重组及其他. 音韵与方言研究. 广州市: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年。
- 武·呼格吉勒图 译：关于八思巴文 *e* 与 *é* 字 (服部四郎 1984). 蒙古学情报与资料. 3-4 期, 1985 年。
- 武·呼格吉勒图：1986. 试论中世纪蒙古语元音 *e* 的音值.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三期, 1986 年。
- 照那思图：有关八思巴字母*e*的几个问题. 民族语文. 第 1 期, 1988 年。
- 崔鹏：《东国正韵》语音研究, 天津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2012 年。
- 金禾：《东国正韵》与明代汉语语音-以声母为中心, 硕士学位论文, 2018 年。
- 孙莹：朝鲜时期韵书与明初韵书之比较-以《东国正韵》和《洪武正韵》为中心, 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4 期, 2017 年。
- 安英姬：语言接触与历史层次-以中世韩国汉字音侵韵字为例, 韩国, 国语学 第 75 辑, 2015 年。
- 安英姬：《蒙古字韵》的八思巴字韵母系统研究, 韩国, 阿尔泰语学报 第 30 辑, 2020 年。

ABSTRACT

The comparison of research method about phonological system to *Dongguk jeongun* and *Menggu Ziyun*

AN Yingji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CHIN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anguage contact,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Dongguk jeongun" and "Menggu Ziyun" are two kinds of different phonological system, which is, "Dongguk jeongun" is a "korean character sound" phonological system, and "Menggu Ziyun" is a "transliterated" phonological system. Due to the two books are different,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earch purposes are also different. "ongguk jeongun" is to find out the precise phonetic correspondenc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Korean Chinese character phonetic and Chinese history, which used to construct the Korean language of the Middle Ages; meanwhile " Menggu Ziyun" was through the Phags-pa script to investigate the phonetic features of Chinese at that time, which is to construct Yuan dynasty Chinese.